

支烟的工夫，就又是蓝天丽日了。只有地上一汪汪的积水，证明着刚才确实下过一场大雨。

黄鼠又在苜蓿地边立起来吱吱地叫。绿菜蝈蝈和铁头蝈蝈又在唱歌。许多蝉被雨打下树，在泥水里还“知了”“知了”地发表洞悉一切的演说。

雨后的空气透明极了，大地湿的冒油。太阳光像纷纷扬扬的金屑。

5

水库里钻满了孩子。绿水白孩子。孩子在水里寻找到了温存、清凉和旖旎的浴趣。后来，孩子在水里胡疯，打水仗，钻淹猫儿。要完水，水淋淋爬上岸来，在青绒绒的莎草上作“大”字形躺下，在太阳下尽情地蒸发。

村口的老槐树阴下，铺着一张竿子席。一个骨结粗大的中年汉子，赤着上身和脚，只穿一条灰蓝色的大裤衩，放翻身子，枕着一块水浸过的青砖，极舒服地横躺着，脑袋左边，是一个圆肚白瓷茶壶；脑袋右边，是一个袖珍收音机，正播放秦腔。

6

夏夜，土地经过一天曝晒，余热氤氲，于是月亮颤巍巍升起，光华温凉，冲澡似的冲洗着六月的世界。秋月春月过分清冷，夏月却是无比爽馨。

夜的暗蓝和满天星斗压着眼皮，胸膛上承受的不是屋顶的气魄而是宇宙的气魄。天人合一，血管里怎能不羼进阔大之风？小时候，我在土场上和娃娃伙伴尽情地玩“截花花羊羔”“老牛驮炭”之类的游戏，飞跑的时候，似乎碰得月光啵啵作响。玩累了，就钻进黄金丝一样的麦草里睡觉，打一个哈欠，便有无数星斗在眼皮上乱撞乱落……

小孩从夏夜领受的毕竟太少，领受最多的是情人们。

我不知道天热是否也会影响人的感情，但我知道情人们在夏夜格外活跃。谁能猜清那些麦垛背后有多少奥秘？偷情者既大胆又胆怯，有一次我跑过麦场，无意中踢飞了一堆麦秸，结果踢出一对搂得紧紧的青年男女，吓得簌簌发抖。

7

我是夏天的一只蝉。

(责编 一光)

柴河晚渡

陈词

一进四月，连着两场沙尘暴弄坏了我的心情，刚写完故事梗概的二十集电视剧文学本《彼此有点陌生》，真就有点陌生地拒绝我往下进行。一到早晨，居室楼下的叫卖声便使我与写作的心情陌生如路人，我对环境的适应力柔弱不抵妻儿。突然家乡的同学东风打来一个电话，约我回辽北采风。我的心先就吹进一缕爽风，当天就搭一货车逃回家乡。从辽北走出来已整整十六年了，虽然在家乡时尝够了生活的酸辣苦甜，虽然供我们生长的那片土地也有灾荒和贫瘠，但那里的天蓝得令人心动，挂在龙首山塔尖的月亮亮得就像纸灯笼。柴河的晚渡一回回随风入梦，湿漉漉入梦的定是那幽幽的渔歌，半醒半睡之间飘在眼前的总是那船上被风吹出圆洞的片片白帆。岸边的石头被厚重的岁月穿上浓暗的绿衣，一座座石桥谦恭地在暮色苍茫时分为柴河弯腰施礼。

我希望在傍晚时就能赶到柴河岸边，重睹“柴河晚渡”那魂牵梦绕的家乡一景。当车将要到达时，天空飘起缠绵的雨丝，四月雨难道特意陪我为家乡洗尘？前两天的沙尘暴可否打扰了我的家乡？勤奋的雨丝怕我多愁善感，它把龙首山和柴河两岸浸洗得青翠欲滴，使我恍如走进昨日。透过车窗，我分明看到雨水滴滴答答地在柴河的河面上敲打出圆型的涟漪，它刹时勾起我对柴河对儿时的家乡无限遐思。在雨中，我的兄弟姐妹向我慢动作跑来，在他们身后闪着爸和妈年轻的面孔，他们笑出的一脸阳光，淹没了现世的雨声。他们从哪儿跑来？噢，原来从我摆在写字台上的黑白照片中跑下来。在雨中，他们跑来和我团聚。爸和妈牵着手

飘若天仙地跑呀跑，他们被生活压得弯弯的腰直起来，时光在他们身后倒流，流到天上，化作今天的雨。雨停了，在金色的柴河岸边，我们一家人，登上一条渡船，在一片笑声中去“晚渡”。渡船飘呀飘，在我泪水蒙眬的视线里，一直飘到那座红瓦灰砖的温暖的小平房天堂——我的家。父亲在黑白照片的背面写着的“全家福”三个钢笔字发淡了，那蓝色分明已融到天空的云彩中了，留下和“晚渡”时的柴河一样的金色，淡出一抹乡愁。而我此时却情思涌动，哪儿是幻觉，哪儿是真实，我无需分清……我只想借一借此时的“柴河晚渡”，去“渡”向我追思的记忆深水区。

那是深秋的季节，母亲领着我去送父亲离家出远门。把父亲送到柴河渡口时，正是傍晚，父亲登上渡船的刹那，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里有泪水一闪。我笑了。他发现后，迅速背过脸去，挥手向我们告别，整个身影罩在“晚渡”的余晖中，像穿上金边的衣裳。太阳那天出奇的大，在我父亲的肩膀上像黄汽球似的挂着。父亲出的远门有多远，为什么出远门，我后来都忘记了。但其中的一个片断却记忆清晰，那就是，当时母亲向父亲使劲挥手，嘴里发出脆亮的笑声，双眼却流着泪水……母亲此刻的表情像刀刻在我的心上，一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从任何人的脸上看到过类似的表情。我尝试着学习绘画，想临摹母亲那一刻的表情，还有“柴河晚渡”的印象，但我失败了，这幅画只好在我的心里收藏。

“柴河晚渡”真美，它的美，其实不在它的景色，而在摆渡人和坐渡船的人，这些人被生活累着苦着希望着，所以置身在景色中而浑然不觉，没有刻意，没有喘息，有慈悲，有流逝，这样的“柴河晚渡”就美得叫人有些心疼了。它还有另一种美，劳动一天的母亲们来洗衣，他们掀起哗哗的水花，却没有戏剧中演出的那种一边洗衣、一边逗，然后嘎嘎地笑飞树上的鸟儿的场面。偶有笑声羞涩着响起，准定是待嫁的姑娘找了家好人家，实在忍不住幸福，对水中自己的面影情不自禁笑出了声。那时的柴河，清澈见底，河里几条小鱼水草几块花石头明明白白。白天天上的白云映在怀里，夜晚有星星闪烁，而“柴河晚渡”“渡”着一船的你的我的或他的“亲人”，来来往往，评述出几多的情感故事。但它贫瘠，美和纯净必得贫瘠？我不知道，但我躲着沙尘暴，回来寻找“柴河晚渡”，不能只在雨中？能庆幸不在雨中不在幻觉中吗？车到了，我的幻觉消失了。雨真的停了，因为一路的雨，我那一路的幻觉值得珍藏。回铁岭老家，一路的高速路是直的，假如不是雨天，脑子里会留下无边无际的空旷感

觉。好在路不远，路上就不必休息，沿路简陋的小饭店无缘顾及，不知商风吹没吹到柴河两岸？记得，柴河岸上有家酒馆，夫妻店。有次我到大野地捡庄稼走丢了，正是“柴河晚渡”时分，我走到那里就走不动了，趴在小酒馆的门前睡着了，是他们叫醒了我，给了我两个烧饼。忘了他们俩中是谁把我背到我家门口，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上门送烧饼钱，他们夫妻摇头都说没这回事儿。为什么？我写作文时把他们写进去了，表扬他们“学习雷锋不留名”，作文得了一百分，我回家向母亲炫耀，不料母亲翻了脸，骂我矫情，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我被打傻了，和母亲半月没说话。我慢慢醒过劲，那是因为另一件事儿，邻居朱叔无儿无女，生性喜欢打猎，每次都把打回的猎物分给左邻右舍改善生活。他喜欢我，给我的就多。有回他拍着我的脑瓜说：念书费脑，得补。后来，朱叔在一次打猎时枪走火了，将自己当猎物打死了。朱叔是河葬的，邻居们把他打扮一新，晚渡的船把他带到遥远的地方，我一直看着那条船越飘越小越飘越小，最后变成一只风筝飘到天上去了。几天后，那家酒馆也突然没有炊烟慢慢地飘了，却慢慢地变成了柴河边人们偶尔躲雨的空房子了。给我烧饼吃的夫妻俩咋说没就没了呢？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十几年后母亲才告诉我，那个男的得了肺痨，没治好死了，那个女的，就不吃不喝，几天后也死了，他们被一个远房侄子接回乡下埋了。母亲的表情再次出现送父亲出远门那天的模样，嘴在笑着，却泪流满面。

我一心想走近“柴河晚渡”，我怀想像金色的圆盘的太阳和像银色的圆盘的月亮它们一起在河面上出现的景观，还有柴河篷帆此时的静谧，浪花此时的低吟浅唱。我一心想拒绝沙尘暴的喧嚣、市声的喧宾夺主，拒绝染尘的早晨和诡秘的笑容……“柴河晚渡”应笑我早生华发。我知道，我一颗浮躁的心在这美得令人悸动的“柴河晚渡”只能得到短暂的安恬，为了记住母亲，我只能远离故乡。我只是忘不了，在它的岸边，那满坡怒放的野花，那燕飞雀唱的杨柳枝。潇潇雨歇时，抬眼望，看天上的白云游，看水上的白帆飘。风吹稻花香两岸，两岸草低见牛羊。就是二月“柴河晚渡”也不寂寞，日落日升时，两岸黄灿灿，那是开着的冰凉花，雪花还在天上飘，它就开化了，茫茫岁月里，它世代陪着我的家乡的“柴河晚渡”，它最早一个出来为雪花送行。

悠悠天地间，丝丝细雨里，我是否成功地找到了我的并不遥远的——“柴河晚渡”？

(责编 于秀兰)